

大匠之聲

大匠之聲系列丛书

褚树荣 著

何处是家园

宁波出版社

何处是家园

Hechu shi jiyuan

●褚树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何处是家园/褚树荣著.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2009.10

(大匠之声)

ISBN 978-7-80743-466-5

I.何… II.褚… III.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2282 号

书 名	何处是家园
作 者	褚树荣
出版发行	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
责任编辑	邱 晨 廖维勇
印 刷	浙江开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	16.75
字 数	220 千
版次印次	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743-466-5
定 价	30.00 元
网 址	www.nbcbs.com

何处是家园

家园是什么？家园在哪里？

有人把故乡作为家园，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。人从家乡走出，跋涉过人世的坎坷后，便不住地回望，最初的那片土地上的人事，便和自己原初的生命一起呈现。和远方的坎坷和风霜相比，家乡是如此单纯和温暖。有“乡村哲学家”之称的刘亮程始终离不开“黄沙梁”。他说：“故乡对中国汉族来说具有特殊意义。我们没有宗教，故乡便成为心灵最后的归宿。当我们老的时候，有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还乡，叶落归根。”（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）然而，黄沙梁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故乡，它既是刘亮程的生存之地，更是刘亮程的精神居所。柯灵也在《乡土情结》里说：“每个人的心里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。得意时想到它，失意时想到它。逢年过节，触景生情，随时随地想到它。海天茫茫，风尘碌碌，酒阑灯烛人散后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洛阳秋风，巴山夜雨，都会情不自禁地惦念它……辽阔的空间，悠邈的时间，都不会使这种感情褪色：这就是乡土情结。”我想，故乡之所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家园，是因为除了出生地之外，还有文化源流浸染、人情血脉相连的原因。我的故乡是一个濒海小村，那里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，缺少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令我亲切的只是那片曾经沉浸到我少年生命中来的山海。只是我从初中就离开那里，后来又不断听到小村里的人事霸权和村民的可怜无助。除了我年迈的父亲，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我骄傲，我对故乡缺乏家园般的认同感。随着农业社会的解体和工业文明的兴起，更多的人正像我一样一步步远离故土

家园。“当家园废失,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。”
(刘亮程《今生今世的证据》)

有人把信仰作为家园。人生如寄,忽焉而已,所谓“白驹过隙”就是古人对这种过程短暂的形象描述。周国平说:“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是毫无根基的,我们从虚无中来,又要回到虚无中去,以虚无为家,不正是无家可归吗?”(周国平《海德格尔的死亡观》)出于对“此刻虚无”的认识,当下的人们便追寻“此刻之前”和“此刻之后”。我从哪里来?最后又到哪里去?人们如航行在茫茫海上的一条船,既不知此岸,又不知彼岸,于是一种无所寄托的焦虑和没有归属的孤独油然而生,宗教便在这个意义上根植人心。据此,我理解并尊敬那些视死如归的宗教信仰者。我们虽然从小接受马列主义教育,但这种教育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信仰,在现实这本强大的“教科书”面前,原先的教育显得虚弱而脆弱。同时,我们也没能接受宗教教育。宗教教育归根结底是信仰教育,一个人没有信仰是可悲的,也是可怜的,我们就属于既可悲又可怜的人。我们究竟为什么活着?我们应该怎样活着?多少人有着信仰为之支撑的价值观?多少人能够扪心自问而心安理得?这些问题,我们大多数人回答不上来,也不屑回答。

有人把语言作为存在的家园。海德格尔通过词源学分析揭示了存在与语言的原始统一性。“存在”是一个深奥的哲学概念,据说“存在”是在语言中生成并保持其本真历史,又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“存在”之言说。我没有学过海德格尔的哲学,所以我不懂“存在”的奥义。但我知道,我们是靠语言去感知世界的,我们所感知的世界也是一个语言的世界。如果没有语言指称,世界和我们自身将是黑暗一片,甚至连黑暗都无法感知和表达。上帝说:“光,于是大地便有了光。”(《圣经·创世纪》)海德格尔在《语言的本质》里说:“语言

是使人之历史得以可能并畅亮起来的本源。”可见,没有语言,就没有人类的历史,没有语言,历史的隧洞就漆黑一片。当我们从呱呱落地开始,生命历程、历史记忆便和语言同步产生。小至人类个体,大到民族国家,语言终结了,生命和历史也随之结束。因此,语言使人和世界获得了长生。海德格尔是否在这个意义上阐明了语言的本质呢?如果撇开哲学的玄妙和晦涩不说,单纯从“诗意生存”的角度讲,语言可以栖居我们飘荡不安的灵魂,这一点恰好起到宗教的作用。因为宗教对人类心灵起着一种净化作用,使人对宇宙、对人生产生一种神秘感和美感,对自己的同类或者其他生物表示体贴的怜悯。跟哲学和宗教最接近的语言是诗歌。林语堂以为,“诗歌教会了人们一种生活观念,给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,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,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看待人生。”(林语堂《中国人·诗歌》)多少文人登高、名士悲秋、闺妇思亲、客子羁愁、亲友惜别、宦宦感时、时人怀古、武士戍边、幽人归隐、雅士聚会都借助于文学与诗歌来平衡自己与周遭的关系,使自己的心灵和意志获得慰藉。据此我们才会理解鲁迅为什么把先人“前呼邪吁,后亦应之”的“举重劝力”之歌,看作是“邪吁邪吁”派;我们才会敬慕文天祥为什么在“九死一生”当中,仍然会“以诗记所遭”。因此林语堂说:“我几乎认为,假如没有诗歌——生活习惯的诗和可见于文字的诗——中国人就无法生存至今。”(林语堂《中国人·诗歌》)

哲学家把语言视作“存在”,文学家把诗歌当作“宗教”,这是对语言本质的探求,也是语言与心灵关系的描述。可惜语言和世界的同质、同源、同流的关系,当下却异化了。语言的“能指”和“所指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分裂,我们再也不能从语言本身窥见真相、真理和真情了。

语言成为一种“话语权力”。上至王公贵族,下到平头百姓,无不生活在

“话语权力”的快感或痛苦中。所谓“话语权力”就是建立秩序、控制局面、维护等级、保证利益的力量。“一言以定邦”、“一呼百应”、“一语中的”、“一言九鼎”、“一诺千金”、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”这些约定俗成的语言，是中华民族对于“话语权”的极好概括。而“呼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”、“投告无门”、“有口难辩”、“噤若寒蝉”、“瞠目结舌”则表达了失去“话语权”的痛苦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的真实写照。而当出现“话语霸权”的同时，一定伴随着“群体失语”——强势生命对于孱弱生命的挤压、剥夺和扭曲。于是，语言便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，“言”不再是“心声”。语言成为一种“装饰”或者“奴役”的工具。巧言令色、花言巧语、假话空话、言不由衷大行其道，真情实感、真心实意、事实真相消弭不见，社会风气、人际关系、生存环境都被“工具”的滥用、巧用、常用而扭曲了，以至于我们每天接触到政治主张、商业宣传、文学矫饰、人际交往、专家观点、社会言论都要花心思去辨别真伪，以免上当。《论语》云：“必先正名乎？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。”正名，就是名实相符，就是语言与真实恰如其分。如果语言不能指称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，如果人类失去了值得信赖和依靠的语言，那么，正像《论语》所感叹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

语言应该是存在的家园，应该是心灵的花朵，应该是思维的彩带，应该是情感的浪花，应该是精神的后院。它负责整理思想、记录生活、表达诉求、宣泄情绪。生活有多丰富，语言也有多丰富，生存有多曲折，语言也有多曲折，生命有多光彩，语言也有多光彩。甚至有的时候生命终止了，但语言仍然活着。“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也”，曹丕最早认识到语言有崇高的地位，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”，诗人最初意识到语言有独立的生命。“眼前有景

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语言可以对接生命、穿越时空。这样的语言是真诚的,是有尊严的,是去功利的。我们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回到这样的语言花园里,沐浴其中的芳香,多么希望它们成为安顿精神的后院,让我们抖落一天的虚伪和矫饰,和自己的灵魂对白。可是,这样的祈求又是多么苍白无力啊。

在这个越来越陌生的世界里,在语言离心灵越来越远的今天,在匆忙奔走来不及反省的日子里,在灵魂飘荡无所适从的当下,我不止一次地追问自己,人过中年,心安何处?

“何处是归程,长亭更短亭。”当亲人陆续离开那片土地,当土地变得面目全非,当面目日渐陌生的时候,那些“今生今世的证据”又在哪里?《圣经·约翰福音》中说:“从哪里来归哪里去。”我是从那里来,我还能回到那里去吗?

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告诉我们,人类是从猴子进化的,宇宙并没有创世主;马克思的唯物论主张物质第一,精神第二,物质决定精神;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使我们相信,人类最终可以窥破自然的奥秘,成为自然的主宰;儒家还说:“不知生,焉知死?”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、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吗?如果不能相信,我们的信仰和灵魂可以安放在哪里?

但是,我们仍然没有绝望。虽然流行话语已经被功利奴役,沦落成强盗、小偷和掮客,被世风蒙尘,沉积成荒原、废墟和陷阱,但先哲的启蒙和召唤仍然在回响,心灵的探索和诉求仍未停止。海德格尔说要“诗意地栖居”,林语堂强调“应该把诗歌称作中国人的宗教”,神秀也留下一偈:“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,时时勤拂拭,勿使惹尘埃。”当世界已变得虚幻和虚无时,唯有心灵的语言是真实的,可靠的,永恒的,值得自爱的。《何处是家园》离心灵归宿尚有距离,但正迈着蹒跚又稚嫩的步伐,朝那里进发。

目 录

CONTENTS

序言 何处是家园

第一辑 家园的追忆

故乡诗话/3

鸡冠岩/10

重回兴梵寺/13

山头殿山/15

第二辑 母校何在

颓败的村校/23

走向清清寺/34

我的遥远的山马坪/44

九龙山下智门寺/59

第三辑 人在旅途

守望理想/81

沙柳尽含烟/89

像树那样生长/98

扛着锄头进城/119

雪山/126

第四辑 我思故我在

教学三境/133

理想主义·书呆子·孩子王/135

转益多师是吾师/136

“孝悌”回归说/140

从师记/142

德育三思/146

第五辑 永远的身影

悼念向权先生/151

引路与垂范/152

微笑的旧影/157

最后的容颜/159

第六辑 学记与观感

惊喜于一朵花的开放/167

教师就是课程/169

大拙大雅,自然自在/171

教室的革命/173

真实是课题的灵魂/176

语文教改大厦的一块基石/179

《褚树荣讲语文》后记/182

《新课程名师创新教学访谈录》后记/184

第七辑 生活的诗意

邀请函/189

南京带徒回甬途中(组诗)/190

听课有感/191

元旦祝福辞(组诗)/192

海山旧踪/194

庐山/194

回乡偶书/195

御史之鞋/195

伊河夕照/196

厦门听涛/196

雷峰夕照(组诗)/197

长春之夜/198

唱酬(组诗)/198

龙山/199

南山独坐/200

黄龙野花/200

挑山老者/201

九寨歌谣/202

海通法师(组诗)/203

黄龙五彩池/204

最后的花朵(组诗)/205

北仑“调笑令”(组诗)/208

听讲座(组诗)/213
贵州支教(组诗)/214
贺辞/218
小重山的魔方/219

附录 另一种声音

回归(夏晓昕)/225
在路上(张全民)/227
呆磨不切菜 何以见婆婆(舒文)/231
读杂志,悟风采(毛刚飞博文)/235
看他开口处,笑落尽珠玑(风荷博文)/238
语文名师“特”在哪里(江文锦博文)/245

后记 交代



第一辑

家园的追忆

二百里外人情薄，四十七年归路难。
身到旗门犹是客，何处挂靠一片帆？

故乡诗话

说起故乡,总与山海有关。

但故乡的山确实不算高山,如果一定要与“名山”挂钩,那也只能这样叙述:天台山脉有一支脉叫四明山,四明山脉的余脉当中有两座山,一座叫大昭山,一座叫笔架山,两山隔海相望。大昭山的西边,笔架山的北面就是我的故乡。故乡的海也实在称不上大海。它不算东海,因为它在东海最里端的三门湾,甚至也不算三门湾,它只是三门湾最里端的一个小港,叫旗门港。

旗门港潮起潮落,大昭山云涨云消。

故乡就是旗门港湾里的小村庄。

我不知小村庄的历史。宁海早在西晋太康元年(280)已经置县,但这个海边的小山湾可能还无人居住。虽然如此,对于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诗意的人来说,这一带山水也是可讽可吟的。元代的宁海县丞黄晋卿就有诗曰:

地至东南尽,城孤邑屡迁。

行山云作路,垒石海为田。

蜃炭村村白,棕林树树圆。

桃源名更美,何处有神仙。

小庄子所属的宁海县地处浙江东南,依山傍海。历史上归属摇摆不定,直到上世纪60年代,还在台州和宁波之间来回。虽然城邑屡迁,但风物依旧。黄晋卿看来是一个既关心民生又大有诗情的县丞。“行山云作路,垒石海为田。”他的足迹遍及山上海角。那时的海边村舍都用牡蛎壳烧成的“蜃灰”刷白,山坡下、墙角边,棕榈树滚圆笔直。“蜃炭村村白,棕林树树圆。”这正是我在孩提时候记得的故乡印象。

早年宁海习惯按方位称乡镇,东岙属南乡,滨海靠山。光绪年的《宁海县志》这样描述南乡:



“沿海无常产，专恃网罟之利，逢鱼汛则出洋张捕焉；山僻鲜可耕之土，赖有桑林竹木可收树艺之利，畜牧孳生亦足以裕民财。”

擅山海之利，先民们倒也自给自足。只要没有海潮台风，没有旱水灾害，没有海盗侵扰，日子是可以过得太平的。不仅如此，乡贤们还重视诗书耕读，善于在平常处发现风景。《宁海县志》里有“东洲八景”，描述的是东岙周边八处风物景色的。老家属于东岙乡的一个村，村口就是港，登楼可见海。“东洲八景”中有好几处是与老家相关的。其中第四景曰“笔峰插汉”：

离峰三起映台阶，亘古危然对户排。

拨雾明时无怪石，描云阴处有幽崖。

林深应育山中兔，尘净宁当古壁蜗。

安得如椽夸大笔，移将巨玩镇高齐。

笔架山就在老家的对面，隔港而峙。先贤们也许即景生情，望见笔架山云雾明灭，幽崖时现，归隐之念自然产生：世如林莽，那就做一个山中白兔吧；尘静如壁，那就不妨如蜗牛无为求生吧。但从我记事时起，笔架山就是偶像，高大、神秘、文武双全。老人们说起笔架山，便认为生活在山周围的子孙们一定是文运昌隆的，因为某朝大宰相远望见笔架山，惊叹于山的神秀，曾下轿礼拜。又说有镇山之宝剑，谁能一口气上山，便能得到镇山之宝。据说有一武将跑上山，看到宝剑已从地面出现，但他实在憋不住那口气，未能骑在宝剑上，只是上前拔走了剑身，剑鞘至今还留在山顶上。这样的传说曾使我在读小学时，和一伙人花了一天时间，带着干粮，历尽千辛万苦上到山顶，认真地在柴榛草莽里、断壁残垣中寻找剑鞘。结果当然是失落的，但少年很容易忘记不快，站在山巅上，望着三门湾海岛星罗棋布，旗门港狭长如带，看到老家掩映在竹林树丛间，那时候，突然对美感和高度有了朦胧的感受。

老家的东边，就是旗门港的龙头山。乡人谓大昭山脉好似龙身，向东入海犹如“龙头”。隔港对面恰有一突出山嘴入海，形似老鼠，乡人谓之“老鼠嘴”，这“龙头”和“老鼠嘴”把旗门港拦腰紧锁，使旗门港与三门湾相通处显得狭仄而纵深。港内，形如酒缸，平时风平浪静；港外，就是东海洋面，苍茫无际，

岛屿沉浮，云诡波谲。“东洲八景”第五景“龙冈观海”写的就是“龙头”景致：

龙山首枕海天空，极目苍茫大造穷。
 雨岸平收空谷水，扁舟迅载满帆风。
 浮沉岛屿矗梁架，远近楼台叠市通。
 破浪凌云如有藉，从与雷雨补元功。

我的记忆里，“龙冈”并没有先贤笔下如此惊心动魄的海天，也没有诗中神奇变幻的气象。那小山不高而峻，因时而美。春天野芳发而幽香，夏天碧水涨而鱼跃，运气好时还可见到海豚穿波跃浪。乡谚曰：“初三潮，十八水，潮潮退到老鼠嘴。”这时候大潮退去，“老鼠嘴”的底部都裸露于海面，我们就爬下“龙头”，沿礁下潜，捞上的牡蛎，犹如草鞋，我们都叫它“草鞋蛎”。“草鞋蛎”因肉身太大，生长得时间过长，并不好吃，但我们既比水性，又比运气，看谁摸得多，摸到的大，乐此不疲。对海，我一直有一种亲近感，想来与儿时的情感有关。最近我带着读高中的儿子到旗门“龙头”重温旧梦，也正逢退潮时节，海水微黄，礁石依旧。孩子在我的怂恿之下，终于下了滩涂，东摸西挖，大呼小叫，略有所获，只是草鞋蛎、海豚之类在他看来已是童话般遥远了。

那时的家乡确是丰饶，让我们充满期待。就是读书放学后，恰逢退潮的话，背个鱼篓到滩涂上随便掏挖一阵，只要不挑剔，总能有所收获。要是开船出海捕鱼，收获更丰，我是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黄鱼、勒鱼、马鲛鱼、比目鱼、车边鱼、鲨鱼以及它们同类之间的细微差别的。明朝宁海县令王廷藩说得不差：

千山紫菜万山苔，叶叶轻帆四面开。
 清夜船头声聒耳，成群石首溯潮来。

据说鼎盛时期，家乡曾拥有十八只白桐船。白桐船既是商船，又是渔船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渔船出海，无所谓鱼汛，一年四季，冬捕蚕虾夏网蟹，秋季还有桂花黄。说起桂花黄，大概是桂花飘香的季节，黄鱼是最肥美的。十多只白桐船风帆饱满，御风破浪，恰是“叶叶轻帆四面开”的情景。黄鱼又称“石首”，因它的头部有一个结石而得名。听父亲说起，大片黄鱼来时，声如蛙鸣，响彻一